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七十九回 奉聖旨委查參案 黃御史借報冤仇

話說吳悅士在金大人門房中給何敬卿打架，大人知道，立刻吩咐衛隊把吳悅士鎖解刑部。正在拿解之際，忽聽門外呼喝之聲，大嚷道：「接聖旨！接聖旨！」兩家人聞聲，出外一瞧，見四五個太監騎著馬，一人雙手捧著旨意在外面等著，兩人忙飛奔進稟報。大人聞言，那敢怠慢，立時換上朝服，匆促出來，跪於大門外。太監開讀聖旨，原來就為著江水盛漲，飄沒居民，張欽差擅動倉谷賑濟，被人參劾一本，所以特旨差金大人委派委員，速往平望鎮查辦。金大人得了這個旨意，立時謝恩，請太監進去坐談了一會。太監說：「這件事皇上龍顏大怒，待查實奏聞，須把張大人照例處治呢。」金大人也不加可否，唯唯而已。送出太監，回進書房，何敬卿早已進見。大人接著問道：「你的主意大是不差，吾一身從未做過好事，現在年已半百，心中正要做些兒陰德。張大人的事，吾決意給他代遞奏折，幫著他彌縫。只是方才聖旨嚴厲的很，須想個妙法代他脫罪才是，你有什麼計較？」何敬卿道：「吾是個武士，只知保衛大人，餘外的事都不知道。」大人道：「你有認識的高明人，不妨把他姓名說出，待吾差人去請來，問問他計較。」何敬卿一想：吾何不趁此時把師父舉起來！他神通廣大，必能把這件事辦得平平穩穩。想罷，就說道：「吾認識的人頗少，只有一個師父大有神通，吾拜了他師父已有多多年，昨天他剛正從別地方來，住宿在吾家中。大人如要請他，吾就回去同他一塊兒來見大人。」金大人素參禪理，本來歡喜佛教的，今聞有和尚，就喜不自勝道：「吾求了多年的高行和尚，總沒遇見，今據你說，這人大有神通，必是個有道的。否就叫人抬著肩輿跟你回去，接他到吾這裡來居住罷。」何敬卿一想：他在酒店中同張三一鼻孔出氣了，如何使得？就回說道：「此人性情古怪得很，不知他肯來不肯來，待門下回去探他口氣，如若他肯來最好，要不來，再想法兒罷。」金大人道：「吾這件事務必要辦成功的，如何好讓他來？你先去對他說，說吾有大事商量，務須屈駕；如不肯來，吾自己去也不妨。」何敬卿領諾，忙趕出來。到酒店裡一尋二人，並沒蹤跡，忙問店小二，店小二說是不知，內有一個吃酒的人說道：「吾聽二人商議，說這件事不成功的了，不如二人同到平望，見了張大人再說。說罷之時，就由那和尚會了酒鈔，出了店門，往東飛奔趕路去了。」何敬卿聽到此言，萬分著急，自言道：怎麼他們就不別而行？吾既在大人面前說了，如何覆命？只得回到家再說。一路垂頭喪氣，□分沒趣。走到家中，剛要碰門，只聽裡面笑語聲，側耳細聽，聲音甚是熟悉，只是測度不出是什麼人，忙連聲敲門。敲了幾下，並沒人開門，仔細聽聽，連人聲音都沒了。心中大是疑惑，就用腳在門上踢了兩下，踢得如雷鳴一般的響，仍是沒人答應。自忖道：這必是妻子與人家私通，趁吾不在家中，大家在這裡歡聚取樂；今聽吾回來，就藏匿了，所以方才聽得笑語聲，此刻就寂然無聞了。想罷，轉到後面短牆下，翻身躡上牆頭，往下一望，見東半間配房有燈火並無人聲。他就跳下去，腳踏實地，輕輕走到窗前，用舌尖舔破紙窗，用左眼一望，只見妻子傅氏抱著兩歲女兒菊貞，在桌旁坐著。他就一腳踏到屋中，倒害的傅氏嚇了一跳，開口問道：「你從什麼地方進來的？」何敬卿已在暗中瞧明白傅氏並無驚惶之色，就知道他並沒姦情，回答道：「吾在前面敲大門，敲了半天沒人答應，所以只得從後面牆上躡過來。」傅氏失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現在前面坐著一個和尚、一個俗家，同大兒玉貴在那裡說話，怎麼你敲門沒人答應你呀？」何敬卿也失驚道：「那裡來的和尚？他名字叫什麼？」傅氏說：「據他說是在金府左近酒店裡來的，因為你在府中，候你不出來，他們酒也吃完，沒地方安身，又恐怕大人使喚，不好走遠，所以只得先來吾家。幸虧吾家大兒在家，開了門，留他在裡面，陪著他們坐著等候你。」何敬卿道：「是了，就是他了，這和尚是什麼模樣的？」傅氏道：「吾沒出去瞧他，不知他是什麼模樣。」

何敬卿聞言，即時趕到外面客廳中，正見濟公、張三同著自己兒子玉貴坐著說話，就搶步上前，口中喊道：「好師父，你倒躲在吾家中，害吾尋的好苦。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吾知大人要叫你來尋吾，所以同張大哥先到你府來恭候。」說罷，就立起身來對張三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就在此坐坐，吾同何大哥去去就來的。」說罷，頭也不回，一徑往外就奔。何敬卿在後面跟著，一路叮囑濟公道：「師父，吾在大人面前保舉你，說你是我的朋友，住在吾家的，你見了大人務必照此說話，莫要說是張三請你的。」濟公答應道：「吾理會得。」於是路一直走到金大人府門。門上早有人接著，就不用通報，由何敬卿領路，直到裡書房，何敬卿吩咐濟公在庭中暫立，他自己先進去見大人。大人問道：「和尚來了嗎？」何敬卿答道：「來了。」大人道：「快召他進來。」何敬卿答應一聲，轉身來至門口，用手一招。濟公隨後踏進書房，見了大人，並不跪下磕頭，只兩手微微一舉，打了一個問訊，站立一旁。大人抬頭一看，見和尚身材適中，並不長大，頭戴破僧帽，身穿舊布袖，赤足蹬著草鞋，滿臉油泥，連耳目口鼻都瞧不清楚，心中先有三分不喜，就問道：「你在那裡廟中？上下怎麼稱呼？為何見了吾，規矩也沒有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在西湖上靈隱寺出家，人家都稱吾叫濟顛僧。」金大人聞言，不等說完，就起身拱手致敬道：「你原來就是濟顛和尚嗎？吾聞得你是當今首相秦丞相的替身，久慕大名，無緣相見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實乃萬分之幸！」說罷，滿臉堆下笑來，就請他炕上坐了。濟公是不謙讓，也不說話。金大人立刻吩咐排酒，問濟公道：「師傅吃葷還是吃素？」濟公道：「葷素都吃。」家人立刻到廚房吩咐。不一刻已排好，大人就請濟公上坐，自己同何敬卿陪著。

酒過數巡，金大人就把張欽差托遞奏折，及方才奉著聖旨查辦的事學說一遍。濟公只做不知，問道：「大人的主意是肯給張大人周旋嗎？」金大人道：「自然給他周旋，只是聖意太認真，恐怕周旋不來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先把他妻折遞上去再說。」金大人道：「皇上叫吾查辦，吾若不查辦，是逆了旨意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要緊，那邊水災情形都在俺和尚肚子裡。你先把張大人奏折遞了，然後再把吾扮了查辦委員，請皇上召見，吾自能隨機應變，必定能做的兩面圓通，於大人也不礙情，於張大人也不礙情。」金大人大喜道：「你真能設辦到嗎？」濟公道：「自然辦得到。」金大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吾就照你主意辦罷。你也不須出去，就在吾府中居住，待辦完了這事，吾要同你好好敘敘幾天哩。」濟公道：「好好。」吃完酒，何敬卿即退出府中，金大人就吩咐家人預備牀帳鋪蓋，請濟公安睡。

一宵無話。到了早晨，金大人先起身梳洗已畢，吃了早飯，換上朝服，捧了張欽差奏折，上轎入朝面聖去了。濟公慢慢起身，就叫家人取酒來吃酒。家人取到，濟公即時大口肉、大口酒的大嚼起來，直吃到午後。忽報金大人回朝，濟公就叫家人把酒席撤去。須臾，金大人進書房，一見濟公，就搖頭道：「師傅那件事，吾看有些兒不妥呢。」濟公道：「為著什麼？」金大人道：「吾早上面聖的時候，聖容大怒，當面說道：『張欽差做了朝廷大臣，不知為朝廷愛惜芻蕘，竟擅專開倉賑濟，大是不忠。』吾說：『張欽差這一回事起倉卒，不及奏聞，也有苦心。臣昨奉旨，已委委員馳往查辦，待他回來再說。若果然真有水災，還可原諒他為著皇上愛護百姓，恕他專擅之罪；如若沒有水災，就是冒賑了，那時再治他的罪也不遲。』皇帝被吾一說，倒有些兒回心了。焉知班中有一個御史叫做黃國華，出班奏道：『臣已差人去探訪，那平望地方人民安樂，並沒水災，這一定是張大人的冒賑。』皇帝一聞此言，重又大怒，就把他上的奏折丟在地上不看了，口中不住的罵道：『奸賊！奸賊！』吾嚇的不敢再開口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要緊，吾先去見那個御史去。」金大人正要回答，忽外面家人稟報：「有貴客進見。」金大人忙起身出外迎接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